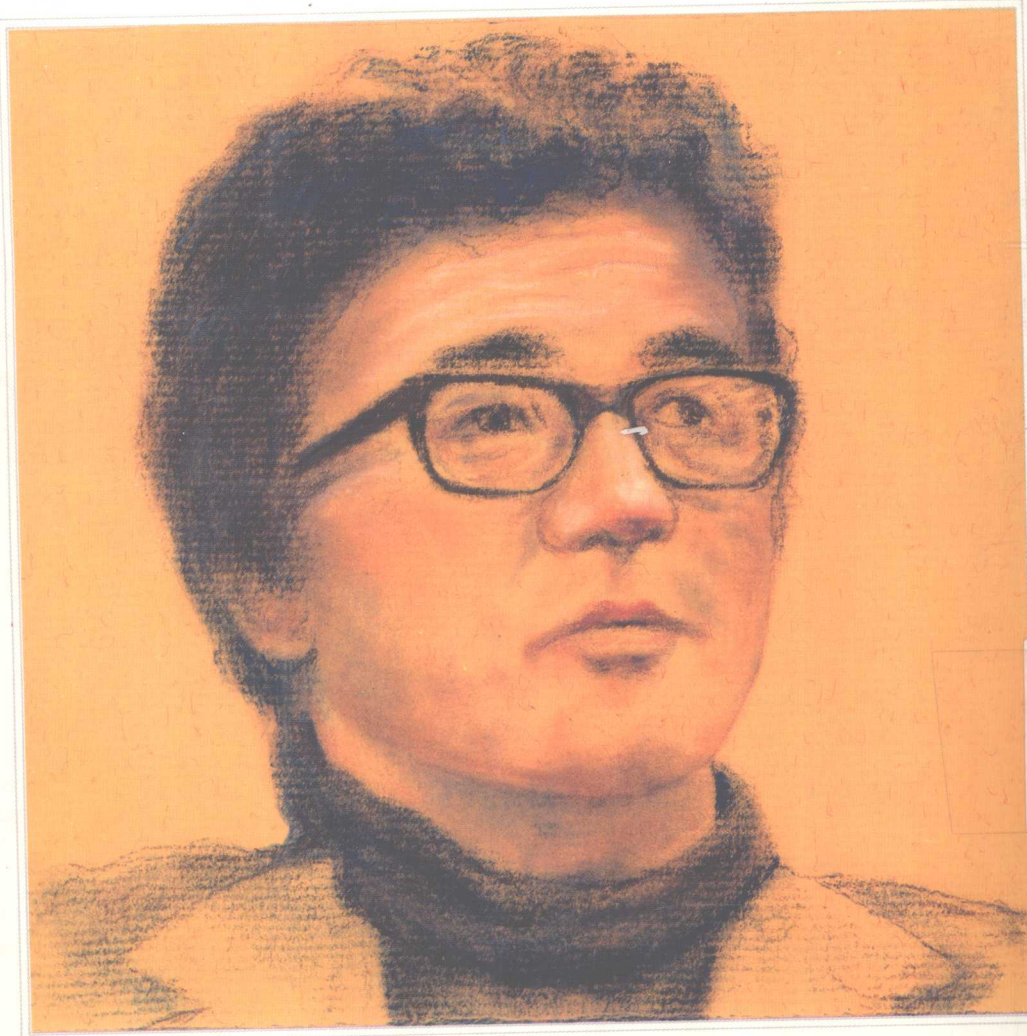


燃燒的地圖

安部公房，一九二四年出生於日本東京，五〇年代曾獲日本戰後文學獎及芥川文學獎。「燃燒的地圖」打破既有的文學觀，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是一部了不起的前衛文學傑作。日本名小說家三島由紀夫評論這本書：精彩地顯示出安部公房的文學天才。



I313.44

12

世界文學全集 ③⑧

燃燒的地圖

安部公房 / 著 鍾肇政 / 譯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38

燃燒的地圖

發行人／林弘志
社長／張坤山
主編／黃慧隆
原著／安部公房
翻譯／鍾肇政
管理部／邱瑞菊
發行部／蘇榮泉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郵撥：0507053－1 張陳秀梅帳戶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店市民權路 130 巷 6 号
電話：218－7307
郵撥：0578690－5
印刷所／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号
電話：2231327－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2146 号
新版中華民國 81 年 5 月 定價：150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爲一個印刷人，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脚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都市——被閉鎖的無限。絕不會迷失的迷路。在所有的區域，編上了完全一樣號碼的，屬於你自己的地圖。

因此，你就是走失了路，也不能夠迷失的。

委託調查書

委託事項是失蹤人的行踪動向。失蹤人的姓名是根室洋。性別，男。年齡，三十四歲。職業，大樾企業業務擴展課課長。該人是委託人之夫，六個月前失蹤後即失去連繫。願信任有關調查的一切，並提供必要的資料。

謹付手續費，委託如上。茲並宣誓嚴守有關報告的祕密，絕不洩漏，也不用在不正當的用途上。此致

T調查所人事調查部長臺照

昭和四十二年二月二日

委託人姓名 根室波瑠 印

踩了一下離合器，換成低速檔。這種坡度，在這輛二十馬力的輕型汽車來說，負擔是太重了些。

路面不是鋪柏油的，打的是粗混凝土，也許是爲了防滑吧，每隔大約十公分就有細細的溝槽。但是，這對步行的人，看來好像不會有多大用處。打成粗糙的混凝土表面，也由於塵土和輪胎屑，變成平滑了，如果在雨天，穿上膠底的舊鞋，那一定很不好走。這種鋪裝法，必定是專爲汽車而設計的，每十公分的小溝槽，對汽車來說，也許是很有一點用處的。碰上雪、雹等還沒有完全融解掉，因而路面的排水情形不好的時候，這些溝槽倒像是很能把積水導向路旁水溝。

然而，儘管設想得這麼週到，可是車子來往得並不多。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人行道的緣故吧？四五个拎着購物袋的女人，一字兒排開，佔滿整個路面走着，正在你搶我奪地爭着嚼舌頭。輕輕地揪了一下喇叭，從女人們中間駛過去。同時地，猛踩了一下緊急煞車。這是因爲把輪鞋墊在屁股下的一個小朋友，嘴裏學着喇叭聲，忽然從轉角處滑下來。

左邊是陡坡，有堵很高的，用截成一方一方的石頭砌成的牆。右邊是聊備一格的低矮櫻柵，外加一道小水溝，過去便是近乎垂直的斷崖。小朋友擁抱櫻柵般地橫躺着，臉色鐵青。我的心臟也跳到喉嚨間，正在蹦撞個不停。想把那小傢伙狠狠地罵一聲，伸手要開窗，可是看到那一齊投射過來的女人們責備的眼光，不禁又縮回了手。還是算了吧！弄不好，教那些女人們受到刺激，硬是把小傢伙受到擦傷什麼的責任給塞過來，那就糟糕了。這種場合，再沒有比集體僞證更可怕的了。由於所處立場的關係，至少在這附近我必需暫時保持無事安泰才行。

連踩油門。發出燒焦的臭味，車子好不容易地才發動。馬上來到轉角。像煞有介事地把既沒有流血，也沒有折斷骨頭，更沒有死去的小傢伙團團圍住的女人們的色彩，在反光鏡裏倏然飛過去，呈現出映像消失後的螢光幕一般的蒼白色天空。路一度變得平坦，那兒是把山丘剷平造成的巴士招呼站。招呼站設有長凳，上面還有可供避雨的遮蓋，此外如公共電話，夏天裏可能成爲花圃的用磚頭圍起來的小圃，外加飲水設備，真可稱得上一應俱全。從這兒過去，又是一小段陡坡。就在坡路口，劈面豎立着一塊交通標幟般地鬆成黃色的招牌，上面寫的是：

「本社區非經許可不准汽車入內」

不論從它構造的結實，或是從它那種好像是特意地請了畫匠來寫成的字體來看，都無疑是頗不客氣的，但是我對它乾脆來個相應不理，一股作氣衝過了那一段坡路。

驀地裏，風光一變了。跟白濁的天空銜接着一般的、死白的直直的路。約略目測一下，路寬有十公尺左右。和兩旁的人行道之間，有被膝頭高的櫻柵圍起來的枯草帶子，一直地延伸過去。也許是由於那些草都枯萎成一個樣子吧，一種遠近感奇異地被誇張起來，事實上是每層六戶，四層高的建築，左右祇不過各有六幢而已，可是看去却使人起一種錯覺，彷彿面對着做成模型的無限大。那些建築，祇有面向道路的部份漆成白色，旁邊却是灰綠色，說不定是由於這種色彩的配合，才使得這風景的幾何學式的特徵更顯得突出。以這條街道爲軸，整個社區形成開展的兩翼，似乎是橫寬比縱深大，可是也許是爲了有充足的光線吧，把房子蓋成參差錯落，因此左右的展望就祇有支撐住乳色天蓋的白色牆面而已。

沒有人看顧的一輛紅色嬰兒車裏頭，有個從頭上蓋着毯子的嬰兒，正在發出尖銳的哭聲。騎在一輛發出銀光的有變速器的輕合金腳踏車上的少年，裝模做樣地發出高昂的笑聲，讓寒冷把臉頰染紅着從嬰兒車旁疾馳而過。倒也可看見行人，但在焦點遙遠的這風景裏，那人影反倒成了虛空的映像。當然囉，如果在這兒住久了，或許立場會倒轉過來的吧。風景越來越邈然，透明得幾乎不存在，有如底面的畫像，祇有自己的姿影浮現上來。自己能辨別自己，這不就夠了嗎？不管人生的整理棚，那個樣子地並列着幾百個家庭，反正也不過是圍住自己家人們肖像的鏡框罷了……

東三號之十二——東表示在街道右邊，三號則是從這兒數過去第三幢房子，十二就是從左端的梯子上去，位於二樓的住戶之意。草地帶子的每個中斷處都豎着「禁止入內」、「禁止停車」等等的木牌，可是不管這些，就在那幢建築前停住了車。手上拎着祇裝着一些小道具的黑色小型皮箱。長五十五公分，寬得四十公分強，高二十公分弱……爲了使它任何時候都能當做桌子來用，所以表面做很平，此外在把手的一端隱藏着麥克風，不用打開也可以操縱裏頭的錄音機，這就是唯一的機關，別無特徵可言了。如果再勉強舉出幾點，那就是一看便知是用舊了而且發毛的人造皮革。爲防碰壞而在四角裝上的稍顯太大了一點的金屬片。左瞧右看，不過是行商的一隻買賣用具而已。這種外表，曾經幫過我的忙，也曾經幫過我的倒忙，成了累贅。

忽然，冰粉樣的風，打在臉上，他把皮包換過與風向相反那邊的手。橫過人行道，躍進除了窄窄的屋簷外別無長物的長方形裏頭。鞋聲恰如拋上了一隻空罐頭一般地，沿着樓梯，往上跳躍

上去。併排成上下兩段的八隻信箱……白漆寫的12，下面用膠紙帶黏住的紙片上，可以看到手寫的小小的「根室」兩個字……緩緩地一級一級地上去，一方面開始心理上的準備……對方所要求的到底是什麼，祇要一明白過來，馬上就得扮演對方所需要的角色……看似分分明明，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定的形式，這就是咱們這一行的活兒。

有個泛黑的深綠色框框的白鐵皮門扉。塑膠蓋子有了龜裂痕跡的白色電鈴。開在門板中心，剛在面孔高的地方的一張明信片大小的洞，那遮洞的布帘的一角斜斜地掀開了，傳來抽出門栓的聲音，然後把手轉了一下，門扉好像有一噸重也似地緩緩地打開。微微的油焦味。大概是爲了我的來訪，剛點上了煤油暖爐的吧。門是分兩次打開的，第一次大約二十度，接着開成六十度，然後往後退了一步，雙手在前面握在一起。因爲光線從外射進來，所以還不能看清楚，不過確乎是比料想中年輕得多的女人。個子小巧，但脖子倒長得夠瞧的，給人清瘦的感覺，如果光線再暗那麼一點點，也許會誤以爲是個小孩呢。

遞出一張名片，稍微低聲下氣地，來個銀行職員式的自我介紹。話雖這麼說，可是我並不會親耳聽到過真的銀行職員，在這種場合到底怎樣開口。我是說，祇有那些俯仰無愧，毫無內疚於心的人才能表現出來的那種充滿自信的謙恭態度。這倒不全是爲了使對方放心才裝出來的。我祇是受人之託，根本就不是爲強銷什麼東西而來的。祇不過是認爲，如果想與對方保持一定距離，那麼這方式還是最可靠的。像我們這一行，本來就容易受人家猜疑。人家既然怕蛇，你實在犯不

着演一些蛇戲給人家看。

女人耳語也似地，用微微沙啞的聲音談起來。看起來那不是因為緊張，而是本來的聲音。是舌頭稍短了些吧，彷彿嘴裏含着一粒糖球似的，這倒使我得到心情上的放鬆。這就是在這薄暗的玄關裏演出來的、我的這一次薄暗的角色的開幕禮。

一上去左手邊就是窄窄廚房兼飯廳。再過去是用一道厚厚的幃幔隔開的起居室兼客廳，從玄關看過去在右邊的鄰室，似乎就是寢室。

一進起居室，那兒有隻圓筒型的煤油暖爐，正發着搖曳的藍色的火燄。中央是隻圓桌。印有花邊花紋的膠布桌巾，長長地垂到地板。左邊的牆，一半是書櫥，另一半是窗。正面牆上，是一張似乎是打從什麼刊物上剪下來的，同時盯着左邊與上頭女人的、畢卡索的石版畫。看它被納在一方鏡框裏，可知頗受重視。可是，那旁邊却又有張福慕勒引擎的透視圖，有畢卡索的三倍大。引擎的一部分畫着一條線，有幾個用紅原子筆寫的字。左邊窗旁，有個三角形的放電話的架子。另一邊，與鄰室的隔牆牆角，有隻一看卽知是手製的電唱機增幅器擴大機安在那上頭，相隔約三公尺，可調整的方向大約有九十度。這樣豈不是會互相打消音響，而減低立體音響效果嗎？我被請到背向增幅器的椅上落座。女人一面爲獨居的懶散申辯，一面要準備茶吧，撩開幃幔進入廚房，這時微風初動，煤油臭味消失，留下女人的化粧品香味拂面而來。

女人在幃幔那邊消失，同時地她的印象也忽然變得幽微曖昧。我不自在起來。再次深深地吸氣，確定沒有菸味或男人體臭，這才燃上一支菸。不過，這事可真蹊蹺哩！冬天日暮來得早，窗

玻璃也漸漸染上了顏色，這沒錯，但是也還不到點電燈的時間。凝凝神，掉在電話架下的一隻黑色的原子筆筆套還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是確確實實地看到她的……至少，隔着桌子，當她請坐的時候，在兩公尺不到的距離下，跟她打了個照面的……這樣突然地就印象模糊，真是不可思議。咱們這一行，自我出道以來也四年有半了。不必意識着做，也能夠反射地把入眼的東西的特徵捕捉住，當場就化成一幅速寫像收藏起來，必要時再任意取出，教它還原的習慣。舉個例子：剛才那個輪鞋小傢伙……外套是寬領藏青的呢料子……領巾是灰色毛線打的……鞋子是白色帆布，眼尾下垂，髮硬而疏，額角髮根成一直線，鼻子下面發炎呈紅色。幸好是上陡坡，煞車又靈，才沒出岔子，如果坡度祇有一半，我的車子的馬力有兩倍大，那就不管怎樣轉彎也來不及了，小孩一定爲了閃避而把身子扭左，爲扭身子而伸出的右腿便會塞進車輪下。脛骨輾成碎片，還算好的。因輪鞋而失去「觸地抵抗」的少年的身子，必定會以觸到車輪的部分爲軸，來個大旋轉，把腦袋猛撞在車前擋槓上。也許還不到打碎頭蓋骨的程度，不過脛骨一定會折斷的。眼睛吊起來，從嘴巴，還有耳孔，噴湧出令人耀眼的鮮紅血液和泡沫……然後，不，不用說的，我此刻也不會呆在這兒……

幃幔那邊的杯子碰撞聲……那好像不是陶器，而是玻璃的……這樣的時節，總不致於來個冷飲什麼的吧……或者，難道要請我喝一杯含有酒精的什麼嗎？那不可能的……現在就要開始的，縱使程度上有異，也不外是叫人不敢領受的愁嘆場面吧……不難想見的，就算是一杯茶，也應該是迫不及待才是……靜悄悄地……水龍頭流個不停的單調水聲……如果是一般情形，應該是分秒

必爭地喋喋不休，就是隔着一層幃幔也不在乎，嚼舌頭嚼個沒停的，明知是藉這種噁舌就能感到慰藉的病人，有時總是不自禁地阻斷對方，提出手續費的事，自甘充一個被討厭的角色……

想不起來的女人……恰如魔術一般地，幃幔一掀就消失的女人……面孔是那麼缺少個性的女人嗎……但是，如果是服裝，從頭到腳，我倒不難列舉出一百項以上的。就是透過那服飾，想像出體態的輪廓，也不是不可能。不算十分清瘦，但十分勻整，而且筋肉有彈力。肌膚呢，好像也很細緻，顏色倒不算挺白，背上有細細的汗毛。脊樑上的凹陷很深，而且挺直。比起年齡——對啦，比頭一眼在逆光下所看到的，不用說是更有女人味兒，更成熟的——更年輕更小孩的身子，有了那雙不大也不小的乳峯，便顯得很調和，如果叫她跳起最新流行的劇烈地抖動身子的舞，一定很適合。既然能想像到這樣的地步，那就更進一步地想像吧，在那身子上面的，一張最適當的面孔是怎樣的呢……

光靠想像來推測，那就是這個樣子的吧！輪廓清晰，表情肌的動作夠大的、清清楚楚的臉兒……這麼勉強地描繪描繪一下，還是不行……彷彿是一種淡淡的、幽微的，有如牆上的污斑一樣的，也許是雀斑吧——浮現上來的就祇這些……然而，且先撇下面孔吧，髮型，我能想起來的……很黑，但却很細，那一定是不好梳理的髮，長長地垂下，輕輕地覆蓋住明亮的額角的左半……承受着窗口的光，在頭部周邊飄浮着金屬性光亮，那可能是由於沒有抹油的緣故吧……明亮的額角……對啦，那是個寬寬的，很有光澤的額角……能想到這兒，可是，真不懂……或許，她是有意地避免使別人看出她的表情也說不定呢……或者，她是在那短暫的時間裏，同時使我看到五

• 圖地的燒燃 •

種甚至六種截然不同的表情……祇因她有某種企圖……果真是這樣，那麼這樁案子，必是比我所料到的更來的複雜，更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等閒視之的吧……她退入廚房，差不多有三分鐘那麼久了……陡地，我感到焦灼，燃上了第二支菸……一面點火，一面起身，繞過桌子，站到窗邊……

一塊塊的玻璃雖不大，但因窗框是鉛的，所以展望很好。鋪上水泥石板的，寬十公尺的道路過去，正對面是東二號的北邊牆壁。陰暗而空無一物的牆面，祇有緊急樓梯，沒有窗。眼前左下是剛才的大路，能看到好遠好遠的地方。把面孔湊到玻璃邊，停在那兒的我的汽車也可以看見。移到窗子左端，靠近書櫥的地方，視界豁然開朗，可看到坡路上頭。由於視線與隔鄰的建築的角線相交成三十度，所以人行道上眺望祇能到達二號的那一端。

我的視界的斜線，和車子的中間部分，那兒的水銀燈忽然忙亂的明滅了一下。大概是自動開關，出了一點毛病，特別敏感地操作了一下的吧。不過，也是的，已經是這樣的時刻了。跟剛才截然不同地，來往行人增加了好多，而且也不全是購物回來的女人們，反而似乎是下班回來的男人們，比女人還多了一些。可能是巴士到站了吧。從上邊這樣地看下去，使人特別認清人確乎是走路的動物。與其說是走路，倒毋寧說是一方面抵抗著引力，一方面起勁兒地搬運着一隻好重的、裝滿各種內臟的肉囊。人人都在回家。回去他們所自來的地方。爲了回來，所以才出去的。彷彿回家才是目的，而爲了把原來就已經夠厚的家的牆，弄得更厚更堅牢，所以才出去找築牆的材料。

然而，偶而有的人出去後，就沒再回來了，因此……

「那麼，線索呢？……請把所能想到的，什麼都可以，一個一個告訴我。」

「可是，我實在不能夠，真的，是什麼也沒有……」

「您隨便想到的就可以。不一定要有證據的，或者認為可靠的……」

「是呵……那就，有一隻火柴盒……」

「什麼？」

「火柴盒……用了一半的，好像是哪兒的一家咖啡店的，跟一張體育新聞一起，塞在外套的口袋裏……」

「原來是這樣……」突然拭去了表情，使得我一時楞住的那張臉兒，我不得不重新端詳了一回。還是令人不敢欣賞。那張很適合淡淡的微笑的面孔，甚至把丈夫的失蹤，也當做一種滿足似的，在稍稍收斂的平衡之中，格外地顯得沉着。或者是在經過半年間的絕望與愁嘆之後，使得意志活動的彈簧完全失去了彈力，超越了諦視，深深地沉入空茫的底層嗎？或者可能曾經是姣美的那張臉兒也恍如透過一層焦點沒對準的鏡片一般，看來走離了原來所應該在那兒的位置。

「如果，妳以為那隻火柴盒可能成為某種線索的話，那就……」

「不……祇不過是因為它在外套的口袋裏，所以才提出來的……」

「可以嗎，祇要妳在這張委託書蓋上了章，當然囉，馬上就可以開始調查的。不過，剛才也

告訴過妳了，妳所要交的手續費，是以一個禮拜為單位的調查費，如果在一個禮拜內沒有能夠找着妳的先生，不用說是不必繳成功報酬的，不過這三萬元還是不能奉還的。假使還要繼續再查，那就得再請妳繳個三萬元。另外，調查工作所需的實費，也是要請妳這邊負擔的……」

「是在這兒蓋上印章就好的吧？」

「可是祇有那樣不着邊際的材料，實在沒有辦法着手。我們這邊是吃這行飯的，當然無所謂，不過那幾乎是把三萬元白花一般。」

「這可真不好辦啦……」

「一定還有別的什麼吧。更具體些的，好比，希望我們釘某個人的梢啦，查查某個地方啦……」

「有就好辦啦……」我們的委託人微微搖了一下頭，獨個兒把我因為還要開車子，所以婉拒了的啤酒，舉到唇邊舔一般地啜了一口說：「這樣的事，也可能有的吧……我先生過去也有了種種機會……不管問了誰，都要說是莫名其妙的。」

「您說機會？」

「工作上的……」

「一定也試過各種調查吧？時間都經過了半年那麼久了……」

「是的，是我弟弟……」

「啊，就是打電話的那一位。他自己倒好像說成是妳的代理人，這麼一來，好像直接找令弟

，倒是比較直截了當囉。」

「可是，他的住所我不明白……」

「請妳不要開玩笑，找失蹤的人，自己也行踪不明，這不成了大家玩捉迷藏嗎？」

「我弟弟可不是行踪不明啊。他每天一定會打個電話來的……是啊，祇要他打電話給我，那就可以考慮一下了。那樣的話，我就用不着這麼害怕了……猜不出動機，這才是叫人受不了的。」

「

「不過，看來妳倒不像怎麼害怕的。」

「這就奇怪啦……可能已經養成了忍耐的習慣吧……」

「都是交給妳弟弟辦，自己都沒有行動嗎？」

「我等待着，一天又一天地……」

「光是等？」

「因為我弟弟不同意，而且，我也不放心把房子空着……」

「這又爲什麼呢？」

「我是想，萬一我沒在時，人回來了，那不是很糟糕嗎？……」

「我在請問妳弟弟反對的理由啊！」

「啊，是啊……」她的表情越發顯得遙遠，曖昧了，而同時眼睛周邊的雀斑，彷彿成了裹住她的薄紗，看來更適合她了。「我弟弟，他總有他的一套想法的……可是到頭來，還是力不從心

……所以，我就再，再也等不下去了……還好，弟弟也不再堅持，結果就請您幫忙了……」

「太太，妳好像是海量是嗎？」

她正在無意識地斟啤酒，這時吃了一驚似地停住了手，也不知是對誰般地點點頭：

「自從我先生不見了以後，有時就不免……獨個兒等着，常常睜着眼兒也會做夢……好像是在追趕着他，可真是奇異的夢呢……他呀，忽然地從我後頭出現了，這樣地呵我的癢……明明知道是在做夢，可還是癢得受不了，笑呀笑地，簡直要教人笑瘋了似地……真是怪異的夢呵……」

「我還是去見見令弟好了。」

「下次來了電話，我會告訴您……可是，真不曉得會怎樣……他好像不大喜歡見您的。」

「這又爲什麼？」

「不曉得該怎麼說……我總覺得是那樣，我不懂得怎樣才能說明白……」

「請妳明白，我必需要有情報。這妳明白吧？我一點兒也不想打聽他的私生活。祇希望他提供線索。如果我再反複一次令弟的調查經過，那就完全成了浪費。當然囉，如果妳希望我那樣，那就沒話說了！」

「我一定告訴您所知道的一切。可是，我該說些什麼好呢？」

「就是妳所能想到的一切線索啊。」

「真是沒法子。我真是沒有了，不管您怎麼說……」

「那就算啦……」我終於放棄了。「那麼，請妳從頭開始，把事情經過照順序替我說明說明